

續  
文  
獻  
通  
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五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六

金

宋室諸儒既歿寥寥二百餘年幾於絕響然金元諸君子卒多明經譚道衛正祛邪崇程朱而演聖脉者惡可以出處進退而榮黜之余因錄其顯著者以上紹宋儒之統下啓 昭代文明之盛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數尺大字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

遂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  
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  
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  
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黜遂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  
初侯摯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  
拜官歸再授太常寺大祝權博士伐遷應奉翰林文字  
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度終不能與世合復謝病去  
居鄆城天興元年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爲兵士所  
得驅至廣平病卒年五十九疇初研經義學易後喜邵  
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  
與名醫張子和游其所著述爲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

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大原  
常添壽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  
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元好問字裕之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七戚能詩年十  
四從陸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  
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謂  
近代無此作名震京師興定五年登第授內鄉令正大  
中歷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  
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  
其詩奇崛而絕雕剝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  
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長

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數百篇其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以金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史已所當任時金國寶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頴烏撰述爲樂瓊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唐季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魯祖臬欽州司法叅軍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事皆以文辭政事絕出四方至長孺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律令章程無不包羅撰序咸淳中從外舅徐道隆入蜀銓試第一名授廸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禔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餼糧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至京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華相議不合改教

授揚州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延祐元年轉  
兩浙鹽司丞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  
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傳龍泉葉味道  
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益遊四方訪求旨  
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爲人光明宏偉專務心學慨  
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  
者慕之有如飢渴方獄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  
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王撞壹發  
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壁碑版焜煌照耀四  
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教然不與鄉關取士屢司  
文衡貴實賤華文風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一旦與北隣

別去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夜半正衣冠坐而逝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顏樂齋藁行於世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授寶慶府簽書判官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求宋遺士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爲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澤榜進士聲名不在澤下然不肯表暴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豫章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希憲之子惇爲叅知政事師禮事之朋來和而不肆介



而不伯與羣賢講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爲重朝廷  
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爲兩  
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  
制器定辭必則古式旣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  
赴學者稱爲天慵先生門人日盛旁近舍至不能容朋  
來懇懇爲說經旨大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爲  
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請爲考試官則曰應試  
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淞湖廣皆禮請爲主文及  
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朋來以周禮首薦  
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  
爲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

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以朋來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最關世教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魏忠獻王琦之八世孫高祖左司郎中膺曹扈從南渡家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莫不究其根抵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爲文辭博達雋偉變化不測自

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戶外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士有一善必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與馬僕御所過負者息有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不赴暮年愈自緇晦然

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  
咨訪性從容閒導動中肯綮裨益良多卒年七十有大  
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謚朝  
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  
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程端禮慶元人字敬叔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  
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之學端禮獨從史  
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仕爲  
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弟端學字時叔通春秋  
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  
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

下而卒後以子徐貴贈禮部尚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總明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爲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於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闡異端爲先務筮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遷池州建德縣尹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力薦之召爲國學助教尋陞博士其爲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丁內憂歸

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所著有易詩書雜  
說春秋胡傳附辯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  
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  
咸淳初文圭年十八歲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  
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  
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  
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  
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  
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  
如指諸掌先屬橫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

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吾死當葬於不食之地勿樹  
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塚墓盡  
發人乃服其先知有塙東類藁二十卷

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後徙江陰與陸文圭同里博洽  
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  
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旣卒泐以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  
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藁詩緒餘史傳姓氏  
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  
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  
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

青敬孫常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  
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美  
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人鮮知學仁榮聚徒  
講道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潮行省掾史省  
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過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  
林修撰陞集賢待制表青代祀嶽瀆至今稽以疾作卒  
年六十有一

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  
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  
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  
寇救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



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  
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  
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皆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  
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旅得所依於書無所不  
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薦  
爲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臬南一見  
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滯於此因相勉遊京  
師旣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然嘆曰此  
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卽延至館中朝夕以道  
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祖常交口遊譽

於諸公間咸以爲旌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悉其去請於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爲江洲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命於古不徒以徇世好有文集十四卷行世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孝經論語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名久

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諸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其爲教專事講解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異端之徒亦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鄉民什伍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以歸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旣死人

或謂其朕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士竅此心賢  
士乎乃納心於腹 覆瓿而拊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  
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伯顏無城  
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又無在官之責而  
死可以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  
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顏平  
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

瞻思字得之其北大食國人國旣內附大父魯坤東遷豐  
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權課稅使因家真  
定父幹直始從儒生問學不干仕進瞻思生九歲日記  
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於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誦之門由是博極羣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  
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旣  
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叅知政事王士  
熙交章論薦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  
虎臺春遇優渥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  
不往見倒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  
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所著述  
明日進帝王心法一書文宗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  
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堅以毋  
老辭遂賜幣遣之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  
上封事十條皆一時群臣所不敢言者分巡雲南反除

僉漕西肅政廉訪司事改僉漕東又除江東副使所至  
藩臣震悚十年召爲秘書少監議治河事辭疾不赴十  
一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  
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  
山郡侯謚曰文孝瞻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  
地里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餽  
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  
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  
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  
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於家

劉因容城人父述讀書無所不通因承家學又天資穎悟

留心性理之學家雖貧一介不苟取隱居教授至元間  
徵授右贊善大夫卒贈翰林學士謚文靖封容城郡公  
號靜修先生

姚文獻名樞字公茂柳城人復遷洛陽少力學有王佐畧  
元太宗詔從楊惟中南伐拔德安得程頤朱熹書賜金  
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棄官携家至輝州錄程朱所註書  
以歸世祖召至待以客禮首陳八目十三條皆帝王治  
平之道世祖竒其才動必召問且令授世子經世祖即  
位以樞爲東平宣撫使二年拜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  
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  
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蚤年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讀  
四書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讀詩集有名物抄八卷讀書  
集傳有叢說六卷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  
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其教人也忠誠諄  
懇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獨不以科舉文字授人曰  
此義利所由分也且薦於孝友有絕人之行中外名臣  
論列於朝而郡復以遺逸應詔皆莫能致至元三年卒  
年六十八得謚文懿世稱爲白雲先生

吳澄字幼清崇安人自幼知用力聖賢之學仕元至翰林  
學士封臨川郡公著述有易春秋禮記尚書纂言學基  
學統私錄支言集易外翼孝經章句諸書又校正皇極



經世書并大小戴記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  
郭璞葬書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卒謚文正

按吳草廬許魯齋二先生纂遺文於旣絕聞正學於將  
湮不獨高步當年亦且連衡孔室近以出處之故而議  
其從祀隨黜隨復復之宣德而又黜之嘉靖何士論之  
先後舛雜哉

趙汭字子常休寧人嘗受業於九江黃楚望究心春秋作  
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義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  
經世之志著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用力  
之階洪武初召修元史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號魯齋先生幼有異質七歲人

學校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竄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旣逃難岨峽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兵亂中夜思畫誦身體而力踐之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間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仲平默然契中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旣移家蘇門依姚樞以

便講習及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元憲宗四年世祖出王秦召仲平爲京兆提學時年四十六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仲平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世祖南征乃還懷慶學者攀留不得從送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仲平爲太子太保改命國子祭酒未幾謝病中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命議事中書省仲平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四年五年復召還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擅權勢一時大臣多阿之仲平必正言不少讓遂自請罷八年爲集賢大學士兼國

子監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仲平聞命喜曰  
此吾事也家事悉委其子師可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  
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  
命也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涵養數年將來必  
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  
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燾等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  
其夾輔用爲又欲令蒙古生學習算術乃自唐堯戊辰  
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  
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蒙  
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習  
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每說書不務多欲其踐行不

貴徒說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曰敬敷五教在寬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大者有可成小者遽難以強之久之諸生人人自得下至童生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仲平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士君子嘗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遂末果處之不失義理亦無不可史臣謂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云十年權臣屢毀漢法仲平請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仲平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仲平規矩從之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

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仲平領之曆成奏上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十八年辛巳病革家人代祠仲平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真獻如儀旣撤而卒年七十二嘗語其子曰我爲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

按羅整菴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殆難以仕元之故而并棄

之也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養其明義祖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祭酒文仲女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大德初至京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仁

宗即位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匭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往從集問禮器祭義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往歎息益信儒者有用遷集賢修撰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文宗即位命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



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史大典閱歲書成  
凡八百帙旣上進以目疾乞解職其評議文章不朽之  
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  
忤物速謗終不爲動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  
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  
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家素貧歸老後食  
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者爭起邸舍以待之  
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學雖博洽究極本源經緯彌綸  
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右先賢甚  
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欲取太原元好問中  
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

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  
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  
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

虞槃字仲常集之弟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  
父憂復除湘州判頗稱倅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  
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  
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  
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  
義輒得其旨趣澄亟稱之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幼貧讀書刻苦晝夜不少懈  
父子自爲師友貫通百氏早有文名程鉅夫盧摯先後

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以摯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陞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選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閒習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何如揭傒碩問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授朕經郎揭傒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與修經世大典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選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傒斯引疾固辭旣而天子親

擢爲奎章閣直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  
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讀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  
中奉大夫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徵辭  
與義必屬侯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  
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詔修  
遼金宋三史侯斯爲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  
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  
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  
心術爲本四年遼史成得寒疾七日卒制贈護軍追封  
豫章郡公謚文安侯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  
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

嘗享是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於兄弟終始無間言  
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  
吏之貪墨病民者尤不曲爲揜覆爲文章叙事嚴整語  
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  
勲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  
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於懷乃有娠  
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潛生而後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  
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  
台州寧海丞選兩浙都轉鹽運使司石堰西場鹽運改  
諸暨州判官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  
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出  
爲江淞等處儒學提舉潛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  
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除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  
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始得謝病南還優游  
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  
夫江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謚曰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爲治月俸弗  
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宁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

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玉尺纖塵弗  
汚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  
間煦如陽春潛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  
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  
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  
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  
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彙三十三卷義  
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柳貫浦陽人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  
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  
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

沉鬱春容誣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  
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黃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  
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  
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  
三卒

吳萊字立夫浦陽人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輩行稍後於  
柳貫黃潛而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  
誦嘗往族父家日記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  
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  
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益窮諸書  
與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



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橐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絕世之才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斬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吾縱操觚一世安敢及之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蘓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生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六

皇明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  
盡自是日記二千言少纂古人之學研究經史析理精  
微十五受業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涑又游于柳貫黃  
潛之門且泛濫百家悉得旨要乃發而爲文雄麗溫雅  
浩然不息元末避亂龍門山 太祖徵至甚眷之 命  
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承旨撰次皆足傳後天下無賢  
愚識不識企慕之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尚麗安南

使購漁文不啻拱璧漁坦重任真不忤物爲人紿亦不較其學無所不窺而尤以篤行爲尚嘗曰古之學者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敝也好接引後學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久而不衰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至王公貴人曾不少降下一候其門 朝廷有大議援古今辯說侃侃不回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產業自少至老手不廢書及歸青蘿山閉戶纂述人罕窺其面視近甚明能一黍上作十餘字十三年子慎獲罪安置茂州卒於夔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瀟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正德中

追謚文憲

朱善字備善豐城人十歲通四書五經大義壯年以經學授徒隱居鄉里解經著書以聖賢道學之傳爲已任所作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洪武八年授翰林脩撰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有遼海集尋賜還鄉著皇極經世等書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進文淵閣大學士上命讀心箴復言人心道心倚伏之機大見嘉納逾年卒卒之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于居所人以爲文星之墜後追謚文恪

曹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爲山西霍州學正專心窮理之學日事著述率訓弟子務期躬行實踐及調蒲州士子

上章爭欲得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童子亦悲泣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敬謁之凡考校必質之以主去取其父初信佛端作夜行燈一書獻之父卽舍去所撰書至今行世學者稱爲月川先生爲人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篇家宗統譜月川書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仕終蒲州學正彭幸菴公欲舉端從祀孔廟以爲 本朝理學之冠嘗致書於南巡撫李梧山都憲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

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涇池月川曹先生始然則公之學有師承有自來矣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少以學行聞江東郡縣薦爲校官不就永樂末以醫生舉 仁宗監國命教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陞左副都御史天順元年卒謚文恪公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清節莫比所著性理羣書補註文章辨體其集解文公小學錄上經筵其求端用力必由博入約自體達用其爲文以羣經爲之本以遷固爲之輔而要歸則一本于理

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不第遂棄舉業遍交名士講求正學年八十二而卒所著

有周易叅議詩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父貞爲河南鄆陵教諭命就試河南中第一明年辛丑第進士宣德二年擢御史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出爲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爲講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以公薦召爲大理少卿因令一見振公

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者已而遇諸塗衆  
行跪禮德溫獨不屈振由是憾公會振姪王山謀娶獄  
夫之妾懼其妻阻誣妻毒殺夫坐死德溫辯其冤都御  
史王文諂事振劾德溫受賄棄律竟坐公死繫獄持周  
易誦讀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免歸田居家  
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爲大理丞景  
泰元年南京大理卿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  
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耳四年秋召入北大理天順元年英廟復位遷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  
諫不聽又見曹吉祥石亨等竊弄威權遂引疾致仕居



家八年四方從學者日衆每以聖賢爲師日夜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居亦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恒在左右凡辭受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大小衆寡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純熟教人以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竒僻之說爲文根理詩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于世天順八年卒年七十六世稱敬軒先生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成化元年監丞李申劉文安公請公從祀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以此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

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至斥建言者爲非  
愚則諛過矣羅整菴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  
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有  
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弘治九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隆慶五年 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弱冠見伊  
洛淵源錄心慨慕之遂棄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日取  
四書羣經及先儒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數年久之名  
聞京師累薦弗起天順間以石亨薦 上命行人曹隆  
賜 璽書加東帛徵之旣至 命爲左春坊諭德上䟽  
辭 召見 文華殿對曰老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顧

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供職與弼終不就 詔許之進十事再 召見慰勞遣行人王惟善送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駭怖與弼獨正襟危坐居鄉動必以禮不受變於俗家貧力耕以自給四方來學者束脩皆不受常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必除之吾可出又常病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卒年七十九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旣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且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興冒襟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無不踴躍思奮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貢士身長八尺目  
炯如星右臉有七黑子生之前夕母夢白龍入室其光  
若晝幼秉奇悟戊辰辛未會試不第聞江西吳與弼講  
學于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丁亥游太學祭酒邢讓試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  
颺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羅倫章懋  
莊杲賀欽輩皆與游欽時爲給事中聞獻章論議卽日  
解官去獻章歸四方學者日益衆江西布政陳煒脩復  
白鹿洞書院成聘獻章主之不就壬寅以布政使彭韶  
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部辭疾不往上疏乞  
歸養授翰林檢討上表謝不辭而去教人以主靜爲先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六

六

四十六

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神不測之神又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緊要正在勿忘勿助間又曰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其教人不立語言文字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剽語楓山語錄曰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誠能動人或謂白沙學流于禪亦未爲定論

陳真晟字剡夫福建漳州人學術專一教人以靜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傳註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

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  
見得親切實下功夫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  
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天順二年詣 闕上程朱正  
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  
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其一爲君子  
法天之圖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  
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  
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  
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自伏  
義畫卦示精之後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  
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

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  
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  
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者  
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  
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  
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  
之傳可以繼朱氏矣疏上舉 朝目爲迂儒竟不報聞  
臨川吳聘君名行至江西欲就正焉太史張元禎止宿  
扣其所得大加稱賞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  
真如聘君者不必見也遂歸鎮海遷龍岩晚定居于漳  
之玉川卒年六十有四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先世以軍功注興  
化衛總旗少孤襲戎役厲志學古畫役公署夜歸讀書  
嘗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非學  
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往見陳  
白沙執弟子禮白沙告以爲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  
錄終身佩服爲吉安府推官信孚上下告績至淮寒凍  
幾絕所知覆以敝裘得免弘治末爲御史袍服朴素  
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以母老乞終養短床敝席蚊帳  
不能辨身治畦妻子服食粗糲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  
書之旨體以心隨得隨錄吏部以其養母清苦奏改  
晉江教諭以資其祿不拜又援侍郎潘禮例月給米三



石卒之日幾不能殮詔賜坊表宅扁曰孝廉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成化丙戌進士聞陳白沙講論輒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霍奚以爲世用卽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別則肖白沙像懸於家之別室日瞻企之弘治初內閣首薦授叅議疏辭且上治理四事上允所辭而四事斥以浮泛正德初鄉寇暴發戒勿犯先生家鄉人聞而請往撫之賊遂退散陳白沙嘗言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中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其見重如此家居杜門潛心理學清脩篤行鄉間化之稱曰醫閭先生

葉盛字與中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吏部侍郎

卒謚文莊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  
居家惇孝友蒞官清慎勤恪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門  
無雜客閑居手不釋卷考古辨疑至忘寢食而于聲色  
財利之好澹然不以動心其居諫垣當已巳之變所疏  
誅失律獎死事守邊關賑蝗旱厚迎 上皇復午朔等  
事詞氣慷慨人以爲難前堂後寢各置范文正公圖像  
政暇則拱手默對良久而去且好古博學根極理要眞  
希文之亞哉所著有西垣奏藁上谷奏篇水東日記藁  
竹堂等集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自少沉晦周  
謹言動必以儒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

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奇自公之暇凡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自刑部郎歷藩臬進南京刑部尚書一以清節自持不阿權貴故所至畏服大學士劉吉惡其剛直嗾御史鄒魯以事誣公遂乞致仕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損英宋元史臆見叔丘集行于世弘治壬戌卒于家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旣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亦稱情云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從吳與弼游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性純孝父病割啖嘗糞味苦尋

愈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久之柴毀骨  
立杖而後能起三年不入寢室月朔之薦四時之享及  
總功之喪動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從學者  
築書館居之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處家庭如  
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  
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  
得失自考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  
居業錄敬齋集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惟恐其  
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  
焉其進學箴畧曰誠敬旣立本心自存立行旣久全體  
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羅整菴

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

羅倫字彝正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天資剛敏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富貴真如浮雲過目潛脩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作也廷對策中引程子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改其下句公不從直聲大震楓山語錄曰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直可脩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浚川慎言曰或問克菴曰節

行振世又問羅一峯曰學術衛道又請折諸聖曰由士  
賢克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彝正克之也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公爲脩撰時大  
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畱之臺諫皆不敢言公上疏力  
陳古今起復之非遂落職提舉市舶司士論榮之及再  
入翰林遽以疾告橫經受徒日以註經爲業十年卒于  
金牛山追謚文毅所著有一峯集

章綸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景泰中爲禮部  
主事知無不言而請朝 上皇請復 儲一疏詔獄榜  
掠曾無悔心其論學者須大其心胷蓋心大則萬物皆  
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

心纔會小不至狂妄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是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弟兄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倣僻邪侈

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  
分明不敢放過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子史意所詣極將  
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  
接東萊晦菴之傳卒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  
少以奇童七歲寧獻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  
句 憲宗踐祚勸行三年喪及上䟽論王道幾萬言尋  
與時宰不合養病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名益大著  
後三赴 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閱西銘太極圖 孝皇  
卽取二書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竟困  
于讒口爲人孤峭奇拔卒以是不容於時輩平生博涉



羣書尤好探經傳多所獨得詩文平實爲人所重楊廉稱其造詣高于一時必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進士官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力學敦古襟懷坦蕩嗜好不入於心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其不能易初授編脩卽與同官莊杲黃仲昭諫鰲山燈火廷杖出知臨武縣改南評事陞僉事考績乞歸閉門却掃力耕自給四方弟子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接軫干門或諷爲文章曰小技余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盡矣剛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起祭酒首厲教化明道行

正德改元歸以禮部侍郎致仕 嘉靖初特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雖官僅三品食祿不數載尋請老歸林而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嘗志潛脩不妄言動以古聖賢自期敝衣糲食人所不堪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文辭嘗手錄格言以爲實踐之助爲御史正色直言不忌時諱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提學南畿力變浮華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擢布政使務爲惠養育材如春持憲如秋其視去就升沉漠如也由河南憲使復除任廣東布政使中官誣以他事逮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在道病作卒于南

昌所在至今人有遺思

周瑛莆田人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故爲學必欲由博以反約由是肆力於百家羣藝教人必先於靜得隨事窮理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會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融貫有得官至布政使

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耻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爲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於事爲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判景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嚮向人以爲非有本不能也

羅欽順泰和人莊篤由衷動執梨棊不能撓以非因自號

整菴人固信其爲整也凡出處取與必欲印有成憲嘗  
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悠悠直到底其  
教人每以是官至尚書甘茹清素晚年不下樓數載以  
終著書三篇曰困知記摘似明貞剔僞正實其曰析心  
性以辯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茲四者而羣言統矣  
其武夷之派乎

楊蕲字方震豐城人淵源自六經權衡程朱低昂百氏故  
其發之詩文鑿鑿乎先儒之矩度若求之漢唐殆不能  
及程朱之書至老篤好自脩諸身施諸政以致文詞書  
札冠禮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淆雜人莫適從先  
生輒舉二夫子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

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嘗復余子積論理氣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此言尤有獨見自庶吉士歷宗伯嘉樂退休之心始終一致卒謚文恪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及皇明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等書

蔡清晉江人飭躬砥行不入俗浮靡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真派生平精力盡於此摹擬闡解一時學者所宗曰虛齋說也正德間爲江西提學忤寧藩欲傾之遂致仕先生凝重端雅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畧初與寧永禎楊九峯拜何叔丘願爲弟子旣又友儲殖菴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旣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  
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  
來新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  
克拓發由中之蘊櫟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  
必搜竒索隱收難字爲工泉州一方文物之盛實始于  
清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三年進士第一除翰林  
脩撰公初入庠校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旣入翰林  
朴靖端約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引啗公  
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公遜避不與來往  
瑾憾且中傷公會瑾敗得已九年請告歸 嘉靖元年

復除脩撰三年議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六年陞南  
考功郎中九年陞卿南尚寶十三年陞南太常少卿十  
四年陞祭酒國子監公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  
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  
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十五年陞禮部侍郎南京  
十八年致仕歸越四年卒公方總角卽有志聖賢道學  
不爲辭章之習在南都日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爲發  
明講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  
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  
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負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  
竟於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

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 本朝學者見道分明  
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于讀  
書錄可知也乃至乎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令德不忝文  
清至于著述公則爲盛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  
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  
釋足以發前聖之奧旨正後賢之偏識指來學之迷途  
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少有奇質歷官翰林  
宮坊導心問學爲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爲奇澁語而  
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飾吏事應  
對賓客出入經史初在翰林卽勸 裕陵勤經筵以明



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禦便宜 成化初爲祭酒兩任國子表率生徒規閑整  
整又上言祀禮儲蓄省刑減役薄稅禦虜撫夷等十事  
國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稱  
封號不加公以爲闕典宜更議下禮部鄒尚書不可

茂陵用公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六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 太子少保公  
又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  
有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徵賞踰舊額歲益至三  
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益不可詰公請視海中  
倭夷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

舊賜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 成化末月當食不食  
衆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 弘治元年致  
仕歸聞有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  
謚文安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 天順甲戌進士資性澄朗服  
膺儒素以古人自期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 成化  
中預脩 英廟實錄及校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  
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 上親賢講  
學以史書實經傳窮義理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皆嘉  
納之進侍講以艱去 孝宗起脩 憲廟實錄李文正  
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

眞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正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  
若將浼然清脩勇退耻絕功利不爲時局所惑 弘治  
中爲兩京祭酒以道義薦節爲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  
建置 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補敝舉墜凡所建白  
皆師古義不徇俗以希世 正德初權庵用事矯令致  
仕卒贈尚書謚文肅所著有眞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  
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又刻方遜志文集以  
傳于世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大學士謚  
文莊公少孤力學六歲能詩弱冠著論爲耆儒宿彥所  
畏服以廷試第四改庶吉士預脩寰宇通志 英廟

錄宋元通鑑綱目學士祭酒禮部右侍郎嘗者家  
禮信簡朱子學的世史正綱及大學衍義補上嘉其  
精詳該博有補政治憲廟實錄成進大學士公博極  
學書尤熟本朝典故而理學之精著述之富人無出  
其右者

王鴻漸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崇實黜浮誠信動物讀書以  
窮理致用爲的雖一字異同必審其義之所安善觀史  
務審得失辯邪正爲山西提學先行檢而後詞華多士  
歸心孝皇嘗謂劉大夏曰鴻漸他日可大用歷遷吏  
部侍郎尤明習國典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  
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謚文莊

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克廣之使若泉達火然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脩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性度端雅博綜羣籍初知許州諭諸生義利之辨及忠孝大節所舉皆重風

化徵爲戶部員外郎 老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釐正  
度支多出公筆薦陞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爲教先行檢  
而後辭 璵士類勃興累遷副都御史以下通剴瑾勒致  
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尋以  
言官交薦起禮部尚書竟辭不就力學至老弗懈無書  
不讀諸經究極與旨爲文類擅弓左氏詩歌出入李杜  
間樂府有晉魏風格一時文學之士收名定價率以公  
爲師造請無虛日所著簡端學史二錄已爲都憲吳獻  
臣錄進其定性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藏  
于家王文恪公嘗序之爲無媿昌黎云公操履端謹於  
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嘗自言曰願爲真士夫不

爲假道學平日研窮有得著爲目格子十二卷蓋取伊  
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而疑似之剖析義理  
之折衷人物賢否之評古今治亂之故亦畧可見自登  
第至侍養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  
遺文畜之甚富人稱公于家爲孝子于世稱純儒傑然  
爲天地間完德君子卒謚文莊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  
門欽跡不事交游爲編脩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  
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  
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慎不渝憂時濟世之  
心每惓惓焉屢請告老起屢歸羣情鄉慕益競持名節

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歷  
官南京吏部尚書伯安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謁婁一  
齋毅然有希聖之志弘治壬子舉鄉試己未第進士授  
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誦五經及先秦兩漢書尋移病  
歸越卽陽明洞圖書屋究仙經秘奧甲子聘考山東鄉  
試改兵部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  
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  
日夜默坐求諸靜一始悟格物致知之學提學副使席  
書聘主貴陽書院五年始知廬陵縣瑾誅陞南京刑部  
主事調吏部至考功郎中陞南京太僕少卿值雷岡多



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從遊之衆自滁始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  
奉察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征伯安首  
誅通賊監生吳讓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  
賊又平桶岡洲頭賊尤悍黠明年進兵連破三洲乘勝  
逐北殘巢二十有八賊數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  
歲時祀伯安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衛百戶伯安班師  
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邵  
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  
濠反伯安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言狀伯安  
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討賊發檄召江西

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謀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  
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以疑宸濠賊果疑四路  
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攻南康九江安慶伯安兵已大  
集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  
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伯安迎戰  
于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內閣大  
臣及王瓊忌伯安久之不賞 嘉靖改元 詔錄伯安  
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  
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伯安不  
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  
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擒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

伯安不自安累疏辭封五年岑猛黨盧蘇王受相結而  
叛起伯安代姚鎮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伯安諭  
蘇等 朝廷宥爾宜有以報 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  
伯安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約且用爾衆一戰  
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束過八  
寨徑搗其巢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  
伯安言伯安挾詐專兵伯安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時  
七年十一月也年五十七初聞於朝忌者媒詆遂削世  
襲伯爵至 隆慶中始復贈謚文成 萬曆十二年從  
祀孔廟稱先儒王子伯安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  
喜俠長工詞章壯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

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其教人以致良知爲主其語門人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盛行于世然伯安之學與朱文公稍異以故海內士疑信者半惟泰和歐陽文莊公德安福鄒文莊公守益吉水羅文恭公洪先相與尊信而發明之其徒慕致良知三字之簡易無問遠近賢不肖踴躍而從者甚衆然靈覺暫萌物欲旋蔽退而叛道悖

德者亦多視程朱門人之有入門有實地隨分各得者異焉則王氏之成就人材信與程朱異矣從祀之日議論紛紛有以哉

按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於象山然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者期於問道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蓋一峯楓山偏於退隱爲高矣陳白沙獻章近于禪莊定山果工于詩與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譏之陳剝夫是猶介之士其學識比胡敬

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厠干道學餘非末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今皆續入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嘉靖己丑進士時大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廷試卷進呈世宗親批曰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遂擢第一其學以主靜爲本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終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

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卽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散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心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卽使清介孤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深省而致思哉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終